

蕭敬人作品集

鳳點頭

梁實秋題



鳳點

江苏工业学院图书馆
藏书章

第二集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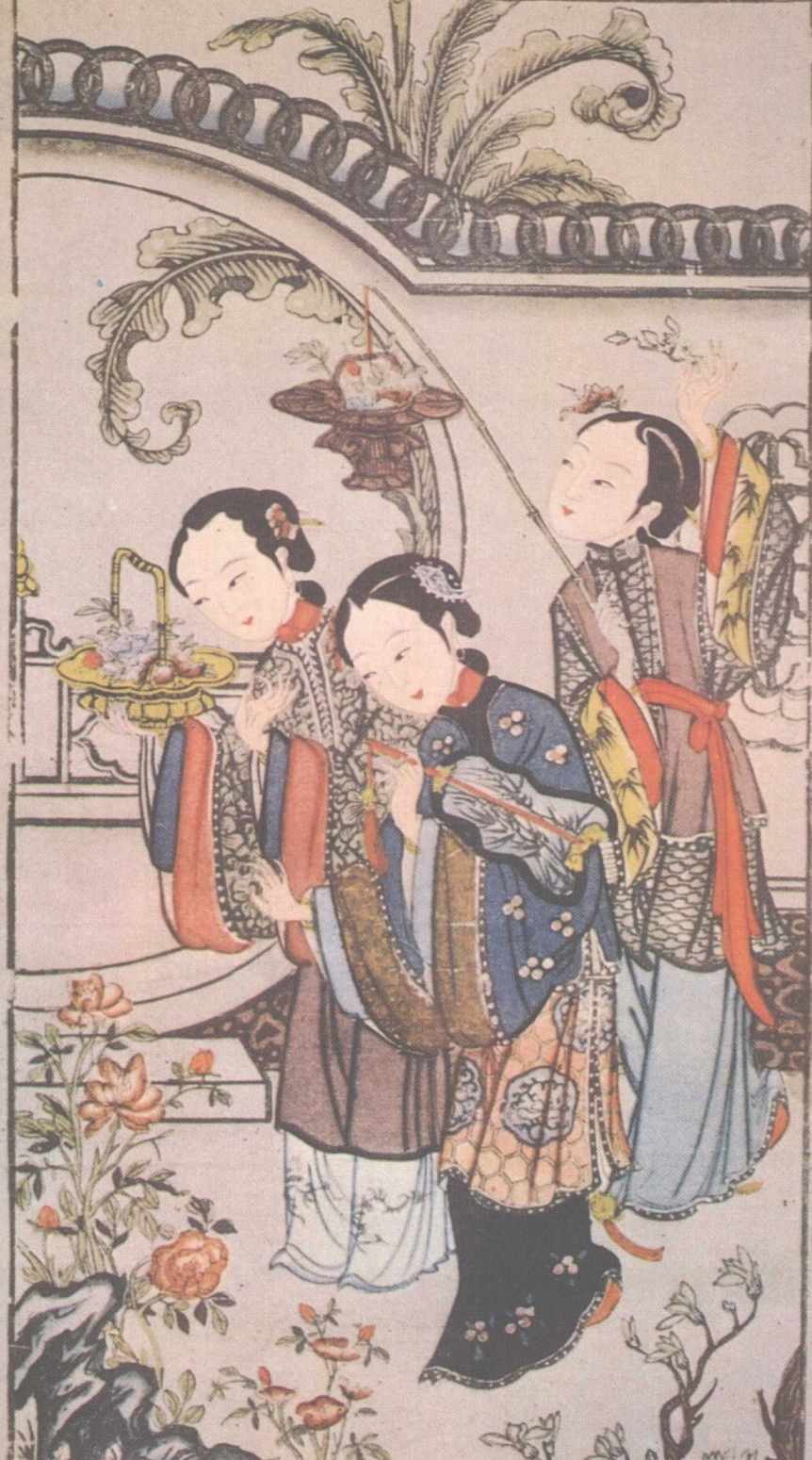
蕭敬人著



秋艳

黎青作于北京











圖片說明

• 明 樺 •

封面：李義弘「古橋」。李義弘，民國三十年生於台灣。現代畫家，國立台灣藝術專科學校美術科畢業。

封面題字：梁實秋，一九〇一年生於北平，一九八七年逝於台灣。清華大學畢業，曾留學美國，在哈佛大學研究英國文學。歷任清華大學、北京大學、台灣師範大學等校教授、系主任、院長等職；學識淵博，文筆犀利，著作等身。主要著作有「雅舍小品」，譯作「莎士比亞全集」，並主編「梁實秋英漢辭典」，嘉惠學子。

扉頁印章：齊白石「甌屋」。

插頁：

一、「秋艷」，胡絮青作。

二、楊柳青年畫「游春仕女圖」。

此圖是兩幅合成一景的「美人屏」，畫面一共六位年輕女子，左右對稱的基本形態中，顯示細節變化的趣味，極富裝飾性。

圖畫描寫春天時分，小姐與侍女來到園中，掐花摘果，以遣春興，這是早期美人題材年畫中遺留下較完整的一對。

三、三閭大夫屈原亦俠士也！日本橫山大觀作。

五十壯懷

蕭敬人

——「蕭敬人作品集」自序

風起雲湧，大江東去。

多少歡樂，多少愛恨，多少滄桑，多少無奈！俱往矣！一如落花之飄零——論英雄還看今朝。

千尺樓頭，看台北之夜，一片廣廈連雲，疊落在無盡燈火璀璨裏，光怪陸離、火樹銀花，焉能不令人大生嗟嘆！物質文明爲今日世界帶來了翻天覆地的變遷，任何的落伍、停滯不前，在「現代」這個名詞之下，都將被遺棄不復存在。「優勝劣敗，適者生存。」其實早已是千古不易的哲理。

廿七年的寫作生涯，耗盡了我的青春少年，如今五十而壯，回顧前塵，於既往那些血淚交集的斑斑足跡裏，猶自在摸索著那條屬於自己的成功之路。這條路是漫長而艱鉅的。惟「長劍在手」焉容我少緩須臾？！

十年居美，讀書千卷，亦行萬里之路。望盡千帆，試卜飛花，仍然捨不下手中之筆，今後歲月，亦復如是，鮮有變換之可能。

客次十月，應遠景出版事業公司沈君之請，整理出版舊作，一片貧瘠蒼白中，喜見燐光數點。去蕪存菁，計揀獲新舊作：「含情看劍」、「長劍相思」、「廿十九妹」、「西山翠冷」、「俠歌」、「洗劍天池」、「鳳點頭」、「雪落馬蹄」、「白如雲」、「搏命揚子江」、「定時掌」等十餘部。滄海拾珠，分外清新可喜。「遠景」沈登恩先生，出版界之新秀也，生平傳奇，早已膾炙人口，不再囁嚅。今後著作，將分別交由「時報出版公司」與「遠景出版公司」發行，各有所屬，互不混淆。有見於坊間大批冒名「蕭逸」之著，對我而言，其痛楚不啻誅心之劍。痛心之餘，吶喊無力，不得已在此鄭重宣佈：

「我改名了！」

蕭敬人者蕭逸也，名雖有異，其人實一。對於甚為關心愛護我的朋友讀者來說，早已不是秘密。「蝮蛇螫手，壯士斷腕」，不得已耳。知我諒我，幸不為罪！

為文之末，適逢五十賤辰，撰聯自勵：

萬丈豪情供點筆

一篇珠玉是生涯

是為序。

一九八六年十一月一日客次台北

「鳳點頭」(一) 目次

第一回	無數晚山相對愁		一
第二回	堪嘆浮生路悠悠		三一
第三回	劍斷人間未了因		五一
第四回	身如巢燕年年客		七九
第五回	孤燈到曉猶燈火		一〇五
第六回	倚劍長歌一杯酒		一三三
第七回	生怕情多累美人		一五七
第八回	少年十五二十時		一七九
第九回	曾是驚鴻照影來		二一七
第十回	曉陰無賴似窮秋		二四一
第十一回	夢覺隔窗殘月盡		二六七
第十二回	忽如一夜春風來		二九九

第一回 無數晚山相對愁

天災與人禍、正義與邪惡，有如一刀之兩刃，看似相衍相生，其實却是絕不相容的兩面，它們同時的出現，揉和着痛苦、掙扎，和幾許矛盾。

畢竟它們是不被苟同和混淆不清的。

火烘烘的太陽垂掛在西半邊天上。

天是紅的，地也是紅的，好像是眼睛所能看見的一切，都沾着了「紅」——紅得每個人心裏都發毛！

地裏的莊稼泰半都枯死了，剩下還沒死的，黃焦焦地的搭拉着，放眼看過去，到處都是龜裂了的田陌，赤地千里，竟然沒有一丁點兒的綠意！

「十足的荒年哪！」謝老九眯縫着兩隻火眼說：「天災人禍，這一回八成是活不了啦！」

「哼！」麥七爺似乎不大對勁兒，連話都不願多說：「活不了你不會挖個坑兒自己活埋了？……你死了還不是臭一塊地，倒可惜了一身上肉，白便宜了野狗！」

「哧！教你說的！」

謝老九自嘲的笑着，端起面前的茶碗「啵啵！」吸了兩口，嘸着嘴，才發現只剩下茶葉沒水了：「他娘地……毛尖兒——毛尖！你小子……上茶呀！」

毛尖兒過來了——十六七的大小伙子，赤着膊，光着兩隻毛腿，人瘦肚子倒是挺大，一副營養不良的樣子！手裏掂着白銅大水壺，壺是够大的，就是沒有水。

「九爺您多包涵……」舉了一下空壺，毛尖兒齜牙一笑，下面的話可就省了。

「喝！」謝老九睜大白眼珠子：「沒水了？開茶館的不賣茶，這倒是他娘的新鮮事兒，你小子得給我說說清楚，要不然……」

「要不然怎麼樣？」麥七爺躺椅上坐起來，接下了碴兒！

六十開外的年歲，小個頭兒，毛着腰，瘦得像燒雞。

「你還能怎麼樣？別他娘的不知趣了！」麥七爺抖着早已汗透了的繭綢子小褂，露着兩排肋骨：「也不拿眼瞧瞧，這麼大的四個字，你是沒看見？——」

早烟袋桿子連指帶敲的這麼一比劃，謝老九才算是看見了，可不是嗎，黃紙黑字清清楚楚的寫着四個大字——「荒年歇市！」

「這……」姓謝的臉上怪不得勁兒的：「才貼上去的吧，怎麼早先沒看見呢！」

「早就貼上去了！」毛尖兒陪着笑臉道：「只是幾位老客人來了，不能不照應，七爺你多包涵，早先五口井出水，這會子只剩了一口，水還不足——」

大茶壺「嘩楞楞」的搖得直響。小伙計齜着牙陪着笑：「掌櫃的說了，三位的茶錢一概免收，算是小店奉送、招待不週！」

「那裏話，你們李掌櫃的太客氣了！你下去吧！」

麥七爺揮揮手，毛尖兒哈着腰退了下去。

所謂的「三位」，自然還有一位。

麥七爺、謝老九不自禁的都注意到了。

偌大的茶座上，可不是祇有這麼三個人，除了麥、謝二位之外，還有一個人——這個人也不能算是外人，他們原是認識的——關先生。

認識他的人，都這麼稱呼他，姓「關」的是隨着第一批逃荒的人下來的，來了以後別的人走了，他獨個兒留了下來。

年紀輕，人長的體面，能詩擅文，聽說還是個舉子。大夥一商量，認為人才難遇，這裏正需要這麼一個人，可就把他給留了下來，最近姓關的更在麥家祠大院裏設了館，名副其實的當起「先生」教起學生來了。

有學問的人到哪裏都受敬重，關先生也就無可無不可的在這裏留了下來。

挽着白紡綢的汗褂，懸着右手，關先生正在寫字，寫的是一部「羯磨疏隨緣記」，蠅頭小楷隸書體，一筆一劃都不含糊，極見工夫。

這是答應附近石頭嶺「出雲寺」出雲和尚的一件善功，一卷手抄「羯磨疏隨緣記」足足寫了一個月還沒有完工，碰巧這茶館主人李掌櫃也是位篤信佛學居士，時常往廟裏走走，自然而然的就跟這位關先生交成了朋友，所以沒事的時候，關先生也喜歡往這裏走走。

麥七爺邁着他的八字步，走到了關先生座頭，低頭看了看他寫的經文，一時讚不絕口：「嘿！還真有你的！這筆小字真比上皇帝的摺子還工整，大熱天，可真難爲你了！」

「七爺你誇獎了，」關先生依舊在寫他的字：「閒着也是閒着，寫寫字打發時間！」

麥七爺是麥家的賬房管事，麥家是「臨淮」地方的首富，大概沾着一房遠親，所以他也姓麥，肚子裏多少有些墨水，所謂惺惺相惜，對於關先生也就格外的敬佩。

「唉！這種天……哪！」麥七爺苦着那張黃臉道：「再旱下去，大夥誰也挺不住了！」

「敢情——」

接話的是李掌櫃，黃胖黃胖的，搖着大芭蕉扇子由裏面出來：「七爺，不知您聽說沒有，潁州府那邊更厲害，光餓死就有好幾千，今天早上來的人說，小孩子都被殺吃了，人吃人哪——這是什麼世界？」

麥七爺楞了一下，瞪着兩隻眼道：「怕就怕這個，到底是來了……」

謝老九也蹲了過來，臉上嚇得變了色：「這種事我聽我爺爺說過，那一年也是咱們這地頭上，說是人吃人，女人小孩都不敢出門，草根、樹皮扒光了……不過五六十年的光景，又來啦，我看咱們這地方一定是鬧旱魃了，得快請道士來念咒捉妖才行！」

「妖不妖的倒不去說了！」李掌櫃愁容滿面的道：「有時候人比妖還厲害，誰要能把這幾個禍害頭子給除了就好了！」

「怎麼？」麥七爺又是一呆：「掌櫃的你是聽見了什麼風聲？」

謝老九也嚇傻了：「什麼？你是說沈邱的那四位主子？……可有了什麼動靜？」

「豈止那四個？多啦——」。

李掌櫃一個勁兒的嘆着氣：「剛來的消息，顧家橋的王家叫人給拔了，上上下下四十多口子全殺光了！」

「啊唷……」麥七爺失聲大叫道：「你說的是王大人一家子？那可是我們東家通家之好……誰？……誰能有這個膽子？王家有的是能人，有錢又有勢，怎麼會……」。

李掌櫃苦笑道：「詳細情形我不知，只知道不是沈邱那幫子人幹的，說是老少兩個人，南邊上來的，可有真功夫！」

關先生正在寫字，聽到這裏情不自禁的懸着腕子定下來，也聽上了。

麥七爺嘴張得老大，半天都閉不攏：「這……是從何說起？天災……人禍……日子往後可怎麼過？王大人是歸鄉的朝廷命官，居然都遭了難，還有什麼人能免得了？老天……我這就回去給我們東家好好商量商量……」

謝老九直着眼睛道：「麥大爺可是該出面了，火就要燒到眉毛了，再不想辦法，大夥可都活不了啦！」

麥七爺可是說走就走，穿好了衣裳，鐵青着臉，衝着李掌櫃、關先生拱了一下手，匆匆離開了！

謝老九擠着一雙火紅眼，看着麥七爺離開的背影，搖搖頭道：「臨淮要是一鬧，他麥家第一個保不住……首富嘛，不找他們找誰？」

李掌櫃挺了一下他的大肚子：「這話也難說，古人說得好——覆巢之下豈有完卵？天災已經躲不過了，再加上鬧人禍……嘿嘿……日子怎麼過？」

謝老九摸着脖子又傻了：「這麼說，咱們還是收拾收拾快跑吧！」

「跑？跑到那去？」李胖子苦笑着道：「廬州？蒙城？定遠？比這裏鬧得還兇，人家還往這邊跑呢！咱們有家有小的，你往那裏跑？哼——只怕在半路上就叫人給捉住殺了，快打消了這個念頭吧！」

謝老九冷着臉道：「照你這麼說，只好等死了！」